

诗经研究史概要

夏传才 著



中州书画社

《诗经》研究史概要

夏传才 著

中州书画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把《诗经》研究史分为先秦、汉学（汉至唐）、宋学（宋至明）、新汉学（清代）、“五四”及以后等五个时期，从介绍《诗经》的基本概念及《诗经》研究的基本知识入手，对各个时期《诗经》研究的各家各派及其代表作，有重点地予以评述，见解新颖，论据翔实，是目前《诗经》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新成果。

《诗经》研究史概要

夏传才 著

责任编辑 许树棣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32开 9.5印张 217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统一书号10219·26 定价1.07元

612578

序

《诗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重要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研究《诗经》，在我国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

一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集中反映；同时，“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4页）。恩格斯指出：“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01页）经历了许多世代的《诗经》研究，也有自己的材料，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

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继承前代的研究资料。《诗经》经过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经学家利用它发挥封建政治伦理思想，作为巩固封建制度的教科书。政治改革家通过它宣传社会改良主张，作为鼓吹政治改革的武器。文学家总结它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表现方法，推动文学的发展。史学家注重它的史料内容，用来考察古代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语言学家研究它的文字、音韵、训诂，写出一本又一本古代语言学著作。考古学家考证它的名物、典制，博物学家也没有忘记在这里留下痕迹的那些遥远年代的草木虫鱼，在各门科学史上应该占据的位置。两千多年积累下的丰富的研究资料，是我们的一份重要

的文化遗产。

《诗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被推崇为经典，关于它的内容和关属的问题，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学者，都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因而过去的《诗经》研究，著述多至汗牛充栋，内容广至包罗万象，各家之说歧异纷杂，争论难决。面对这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初研读《诗经》的人，常感无从着手。

对《诗经》研究史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理它的发展过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掌握发展的线索，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的养料，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建立当代新《诗经》学的必要条件。很遗憾，过去只有经学史中提供过一些零散的记载，近代胡朴安的《诗经学》就是初步综合这些材料的一本书，并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五十年前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不论其观点和方法，还是资料的选择，距离当代我们的要求，相差都非常遥远。此外，还没有见到别的专著。建国以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诗经》，取得很大进步，但对《诗经》研究史的系统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国家规定为政治伦理教科书，因此《诗经》研究以经学为主体。经学自然以宣扬儒家教义为基本内容，不能不严重地掩盖《诗经》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经学经过几次重大的变革，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有所变化。在各个学派的斗争中，新起的学派为了驳倒旧的学派，最初也以一定的求实精神，对《诗经》的某些方面，作出一些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的解释，积累了一些不无可取的训诂、考证等材料。经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和中国文

化发展的阶段是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们也按照这条主线，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五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荀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唐初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应该注意的是：六朝文学创作繁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总结其创作经验，探讨其艺术表现方法。唐代自《毛诗正义》后，汉学的训诂、篇义僵化，唐代诗人们则继续着六朝对《诗经》进行文学研究的传统。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论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

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封建社会解体，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下去。清人的诗话，如《姜斋诗话》、《随园诗话》中对《诗经》艺术形式的分析，却有较久的生命力。

五、“五四”及以后的时期。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五四”运动猛烈地扫荡封建文化，资产阶级在批判封建经学、恢复《诗经》本来面目的斗争中，起过战斗的作用。胡适是现代资产阶级《诗经》研究的开山人。古史辨派对揭示《诗经》的真相，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鲁迅、郭沫若都是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的奠基人。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三十和四十年代的闻一多，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

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诂学。

从以上简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过去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夫子到闻一多，我们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地继承，把《诗经》研究提到我们时代最新的水平。

在《诗经》研究史上，每个里程碑都是集几百年各派研究之大成，并且反映它们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水平。朱熹的《诗集传》到现在，又是八百年了。这八百年中，《诗经》研究的上述四个方面，都有远远超过前人的进步。清代学者也有过集成性著作，那主要是限于一个学派的。“五四”至当代，《诗经》研究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代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艺学、文学史等研究领域，都有重大的科学成就，使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综合所有的成就，集中人力，分工合作，完成一部新的集大成著作，建立我们时代的新的里程碑。

对《诗经》研究史的研究，是建立新《诗经》学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也非一时一人之力所可完成。资产阶级学派曾经说，两千年的《诗经》研究是一本令人望而生畏的“烂账簿”，读者“如堕烟海”，越搞越糊涂。这个论点，至今在国内外还有影响。如前所述，我则认为线索分明，有规律可寻，尽管卷帙浩繁又歧义纷纭，而各个时代都有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可以作出适当的评述。这本书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够对开始研究《诗经》的青

年同志略有帮助，面对那一架架《诗经》研究资料不致于茫无头绪，从而节约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关于这本书的成书，还需要作一点说明。

青年时代，我是写诗的，比较喜欢《国风》纯朴无华又真挚感人的抒情风格。我认为要学习借鉴它的表现手法，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练习把它翻译为新诗，于是就开始试译。战争年代，炮火纷飞，试译就停止了。解放后教书，没开这门课，也只能在课余断断续续译一点。五十年代后期，我被下放到内蒙古草原，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那与现实斗争隔离的日子里，我才能够集中精力学《诗》译《诗》。“祸兮福所倚”，这时我集中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列、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辉，照亮了我生活和治学的道路，这也是我一生中研究《诗经》研究史的最难得的时间。伟大的导师使我明白：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批判地继承前代的资料，了解本学科的专门史，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不熟悉《诗经》研究史及其丰富的资料，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古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知识，没有对文字、训诂、名物的科学考证，凭臆断来译《诗经》，常常无异于画梦。所以，我开始学习古代史，研究《诗经》研究史，零零碎碎写出一些札记。这本书的前九篇文章，初稿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党的三中全会使我获得新的解放，恢复工作以后，除了本职工作，我又先后开了《诗经研究》选修课和《古代文论》专题课，结合编印讲义，把过去的残篇充实整理成文，又补写了后面的五篇。其中几篇已分别在几个刊物发表，现在结集成书。

这本书名为“概要”，是说这十四篇文章按时代先后排列，可以看到发展的大概轮廓，评述了其中的主要著作和一些重要问题。因为最初是当一篇篇独立的文章写的，结集成书时，虽对几

篇发表过的文章作了删补或改写，仍难免阙漏或略有重复之处。在《诗经》研究史上，有许多问题历代意见分歧，也有一些问题学术界尚未曾论述，限于个人水平，难免述评失当或引注失察，欢迎批评。

在京与亚平重聚，读他的诗“二十二年归队来”，一片赤心向党，我深有同感。去年他书七律一首寄赠：

渭北初识正华年，首都近聚额纹添。

文山诗海探索远，雪地风天行路难。

不使才力付流水，独抱经骚苦钻研。

忽见窗外曙色现，飒然跃马向中原。

“渭北初识”指一九四一年在西北共事时，我那时开始试译《诗经》，于今四十年矣。岁月蹉跎，治学无成，感慨系之，因录旧作《长相思》一阕奉答：

血满衣，泪满衣，

五更阑珊梦依稀，

肝胆有谁知？

穷不息，病不息，

眼底江山镜里丝，

只闻战马嘶。

诗人刘章春节前寄赠七绝二首：

其一

无酒无花过小年，晚来难禁北风寒；

高龄诗友今宵访，顿觉春光到燕山。

其二

昨晚先生访敝庐，清晨把笔寄君书，
高龄老翁行程苦，信到钢城人到无？
深夜长街，送别依依，情意绵绵，如在眼前，因答：
夜长读君《枫林曲》，芬芳满室泥土香；
忆否登车把手问，问君何时还故乡？

写诗，需要沸腾的生活；治学，需要安静的书斋。两年来，
事务缠身，风尘仆仆，诗兴索然，学业荒疏，倘诗文俱废，如何
是好？谨将这本书奉献给社会主义学苑，请同志们批评指正，鞭
策我勿忘长进。

夏传才

一九八二年二月

目 次

序	(1)
关于《诗经》研究的基本问题	(1)
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概念	(1)
三百篇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10)
诗、乐合一和风、雅、颂分类	(17)
三百篇最初的编订、流传和应用	(26)
《诗经》和孔子的关系	(34)
一部诗歌选集的命运和厄运	(34)
关于孔子删诗之说的争论	(36)
孔子整理《诗经》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和方法	(40)
孔子的诗教	(44)
孟子说诗与荀子传诗	(50)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论	(50)
孟子诗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54)
荀子创立“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	(57)
孟子荀子对《诗经》研究的影响	(61)
汉学《诗经》研究的斗争和发展	(65)
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诗经》	(65)
鲁、齐、韩三家诗	(72)
《毛传》和《诗序》中的几个问题	(76)

《毛诗传笺》——《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85)
《毛诗正义》和汉学《诗经》研究的终结	(93)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衰落	(93)
《诗经》博物学的发端	(96)
《毛诗正义》——《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99)
汉学《诗经》研究的终结	(103)
从《文心雕龙》到唐代诗人论《诗经》	(106)
魏晋文学对《诗经》的借鉴	(106)
《文心雕龙》对《诗经》的论述	(108)
钟嵘论兴、比、赋并重	(117)
陈子昂继承《诗经》优良传统的诗歌革新理论	(119)
李白、杜甫论对三百篇的继承	(121)
元稹、白居易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的新乐府运动	(123)
《诗经》在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中的作用	(126)
宋学《诗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31)
思辨学风与《诗经》研究的革新	(131)
废序和尊序的论争	(135)
《诗集传》——《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141)
王柏的《诗疑》及其删诗问题	(147)
《诗经》考据学的产生	(150)
元明学术的空疏和伪《诗传》	(153)
宋学的继续——元代《诗传通释》	(153)
明代学术的空疏	(154)
伪《诗传》及其影响	(156)
《诗经》音韵学的开辟	(159)
清代《诗经》研究概说	(162)

清初三大家与《诗经》	(162)
清初汉学的复兴与《诗经》	(172)
考据学派和古文学的《诗经》著述	(174)
今文学派说诗与三家诗遗说的搜集研究	(181)
超出各派之争的“独立思考”派	(187)
经学没落与《诗经》研究的革新趋向	(192)
鲁迅论《诗经》	(198)
全面了解鲁迅评论《诗经》的科学体系	(198)
鲁迅前期关于《诗经》的评论	(199)
对《诗经》一分为二的分析	(203)
有关《诗经》的时代、编订及流传等问题的论述	(208)
胡适和古史辨派对《诗经》的研究	(215)
胡适和古史辨派	(215)
胡适——现代资产阶级《诗经》研究的开山人	(217)
古史辨派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226)
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234)
《卷耳集》——第一本《诗经》今译	(236)
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体系的创立	(240)
《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中的《诗经》研究	(246)
关于《诗经》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评价	(251)
闻一多——现代《诗经》研究大师	(255)
丰富的《诗经》研究遗产	(255)
对《诗经》的总论	(258)
《诗经》新训诂学的创始	(264)
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诗经》	(270)
《诗经》研究重要书目暨版本举要	(275)

关于《诗经》研究的基本问题

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概念

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诗经》就是一部有重大价值的古代诗歌选集。

研究文化遗产，必须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在论述精神生产时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①恩格斯指出：“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②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1页。

②《恩格斯致弗·梅林》，同上书，第四卷501页。

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①他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②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我们对待古代文化的根本方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发展的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③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

这是我们处理文化遗产的“纲”，也是《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

①《列宁全集》第20卷6—7页。

②《列宁选集》第四卷36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99页。

研究《诗经》，首先要明确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要明确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诗经》不是一部经书，而是最古的一部诗歌选集。这部诗集结集二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创作三百〇五篇，举其整数，省称诗三百。它们产生的时代是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所以都是周诗。据先秦史籍的大量材料，《左传》《国语》凡引诗，通称“《诗》曰”、“《诗》云”，《论语》记孔子称《诗》或《诗三百》。战国诸子著作中也通称如上述。可见，《诗》或《诗三百》是这部诗集的本名，它原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它被称作“经”，是由于孔子曾经把它和《书》、《易》、《礼》、《乐》、《春秋》一起当作传授弟子的教本，以后的儒家学派把它们称作六经。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儒家学派地位的变化，汉代以后，孔子被尊奉为神圣的偶像，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国教”，儒家的五经（六经中的《乐》经亡佚）被尊为神圣的经典。一部古代的诗歌创作就被歪曲为宣扬封建礼义的圣经。

什么叫经？经字释义约十四种，约略可取者：有人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有人释经为直线，五经讲的都是至理；有人释经为规范、原则，五经讲的都是思想道德的标准；这都不够具体明确。古时这些典籍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用绳穿起来，称为经；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小的竹简或木板上，称为传。这样的分别是表示前者的重要性。‘经’名的最初由来，和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们演变为“圣经贤传”，作为最高的思想道德标准来统治人民，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还叫它《诗经》，只是按照习惯，沿用已经两千年的旧称。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不当作什么典范。